

獄
中
記

王爾德著

■ 文學研究會叢書

1922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要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廿一年七月印行國難後第一版

文學研究
 叢書
 獄中記一冊

De Profundis and Ballade
 of Reading Gao!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王 爾 德

O. Wilde

譯 者 張 聞 天
 汪 馥 泉

發 行 者 兼 印 刷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及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序

在很長的一時期內，有不少好奇的議論是爲獄中記底原稿而發的。這部稿子，大家曉得是在我這裏，因爲作者已經把彼底存在告訴給不少的朋友了。這部書用不到什麼介紹，更用不到什麼說明。不過我所要記載的是，這部書是我底朋友在他底牢獄中最後的幾個月所做的，是他在牢獄中所著的唯一作品，而也是他用散文寫的最後的作品（萊頓監獄之歌（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是在他出獄後所做的，以前他沒有製作過，也沒有計劃過。）

關於公開這部書的事情，他對我有以下的話。

「我不是辯護我底行爲，我只是說明彼。在我底信中，有幾段是關於我在獄中底精神的發展。我底品性底不可避免的演化和對於人生底智慧的態度，並且我希望你和別的還與我有交誼而且表同情於我的人，很正確地曉得我用哪一種情態和樣式以對世間。在一方面看來，我固然曉得在我釋放這一日，我也不過從這一個監獄轉到別一個監獄，並且我還曉得總有幾個時候，全

世界在我看來也不過和我底監房一樣地大，並且也同樣地充滿着恐怖。可是我尙還相信，在創世的時候，上帝替每一個分離的人造了一個世界，而在那世界內——這是在我們底心內的——一個人應該找求生存。無論如何，你讀我底信底那些部分的時候，總會比別人少些痛苦吧。固然，我也不必使你想到我——我們全體——底思想是怎樣流動的一件東西，我們底情緒是怎樣條起條滅的物體。可是我尙還看到一個可能的目的，通過了藝術，我也許可以向彼前進吧。

「監獄生活，使一個人能夠適如其分地觀照人和物。這是監獄生活所以使人變成石頭一樣的緣故。那被永遠活動的生命底幻像所欺騙的人們，都是在監獄外的。佢們跟了生命旋轉，並且貢獻給彼底非實在。只有不動的我們才能「看」和「知」。」

「不論這信對於狹窄的性情和有病的腦筋有沒有益處，彼對於我是有益處的。我已經「把我底胸中許多危險的分子洗淨了。」我不必使你想到在藝術家，表現是人生底最高的和唯一的樣式。我們是能發言才生活的。在我當感謝監督者的許多事情中，他應許我自由寫信給你的事情是最足感謝的。差不多在這兩年中，我已經被壓在日漸增加的痛苦底負擔下，可是現在有

許多已脫離了。在監獄底牆垣底那邊，有幾株正要發尖的綠芽的樹。我很懂得彼等正在經過的是什麼。彼等是在找求表現呀！

我敢大膽希望這部很活潑地很痛苦地描寫社會的破壞和嚴罰加於有高級知識的與人工的性**格**上的效果**的**獄中記，能够給許多讀者以對於這機警的與愉快的著者底不同的印象。

羅勃脫·洛士 (Robert Ross)

獄 中 記

——一名從深處出

張聞天
汪馥泉
合譯

萊頓監獄的歌

沈澤民譯

目次

致張聞天兄書（田漢）

王爾德介紹（張聞天汪馥泉）

獄中記（張聞天汪馥泉合譯）

萊頓監獄的歌（沈澤民譯）

致張聞天兄書

——序他和江馥泉君譯的王爾德獄中記——

聞天：

昨天是陰曆端午節，早晨四時半起來，和漱瑜及同居F君出去散步。抬頭一望天上暗暗澹澹地，好像要下雨一樣。我們不管一直走到林子裏，這時還早得很，不獨沒有人走，連樹上的小鳥兒都還一聲不響地睡着。左手邊那個茶舖子——叫做「秋葉庵」的——雖掛着昨宵沒有撤去的酒旗，可是還緊閉着店門。正中那所古寺滿漆着朱紅，像中國的文武聖廟一樣。這時林子裏的樹木正長得茂盛，把那所古寺圍在中間，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呢。我們站在寺側一枝大樹下，行了幾回深呼吸。天色雖然暗澹，而林子裏的空氣，却像王爾德的文章似的清新典雅。令人遍體都爽。但一走到林子右邊却遇着一股很不清新不典雅的氣味，原來那近濠溝的地方，有兩個大層子堆。近邊人家的所有的塵芥，都百川朝海似的堆在這里。各種各樣的塵芥集合在一個地方，又

經雨打風吹，日曬夜露，醱酵起來，就生了那一股味。這一股味苟非變態心理的所有者決感不出他的神祕來。然而聞天！我昨天早晨確觸着一種神祕之感。這個感想不是由那一股氣味生的，却爲看見那屑子上所長的東西生的。那屑子上面除一些魚腥草，山薯，雜草之外，還長了一枝鮮鮮麗麗的胭脂花阿，毒之花阿，聞天，這樣污穢的地方，會長出這樣鮮麗的花草，誰說墮落的肉體產生不出崇高純淨的靈魂呢？

「喂，你看哪，那家的屋角上像火燒着似的。」

漱瑜忽然指着我們來的那方，對我這樣叫着。

「哦，真是今天！今天！是天晴，落雨，還不能決定呢。可是這種曙色很好看，我們到打靶場的堤上去。」於是我們就離了林子，上了土堤。望東方時，果然見那一團曙光像水素吹管熔大鐵板似的在那里熾熾……天上的烏雲也破了一兩處，露出一些藍天白雲。好像遊梅龍鎮的正德皇帝把軍服揸開一角角兒，現他的袞龍袍把人家看似的。

『你看那太陽怎樣拚命地在那里漲！烏雲怎樣很很地在那里壓着啊呀！那里漲破一塊了！今天也許天晴。』

『我看今天未必天晴，烏雲的勢力還大呢。這樣多的烏雲留着總是悶人的，不如叫他都落下來倒爽快。』

『落下來時，你雖爽快，庭子裏的薔薇可不爽快呢。』

我聽了漱瑜的話，纔記起那五六株薔薇了。那幾株薔薇現在正盛開着。花叢太大，又不好蓋她。若經過這一場大雨那可完了。如是極望太陽把烏雲戰勝。可是晴雨之爭也像靈肉之爭一樣，靈的勢力略小，全身便爲肉的勢力所征服。我們回去的時候，小雨已經一點兩點地滴下來。等到喫了早飯的時候便大雨滂沱了。

一個端午節，無龍舟，無餛飩子，無菖蒲，無艾，無雄黃酒地過去了。又加上風風雨雨，蕭騷一天，紙障生寒，單衣不暖，與其說過端午，不如說過重陽還對些。昨晚燈下取了你五月十三日的信重看了

一，遍又取案頭所備王爾德獄中記繙了幾下，想如約替你做一篇序。可是那時已經十一點鐘了。神經興奮得很，拿起筆硬寫不下，祇好算了。

今日早晨起來，已經七點鐘了。把兩戶一開，金黃黃的太陽，了無吝嗇地流到我的房子裏來。加以蔚藍的天空絢爛的雲霞，輕爽的晨風，使人頓感一種無上的幸福。再開門到院子裏一看，樹色蒼翠而慰目；鳥語清圓而樂耳；花香馥郁而怡神。阿美哉！人生之朝，樂哉！人生之朝！

然人生之朝之美之樂，以對於人生之黃昏之不美不樂而有意義。王爾德曰：『獄室裏常常是黃昏，和囚人心裏常常是黃昏一樣。』又曰：『我們連日月都好像奪去了似的。獄外的天空許是蔚藍藍的，金黃黃的。可是從那下有愁人的小鐵欄窗上灰塵封得厚厚的玻璃窗中爬下來的光，却何等黯淡，何等吝嗇。』然則可見世間儘有許多不幸的人連一線明朗的日光都不易得。何況蔚藍的天空，絢爛的雲霞，輕爽的晨風，更何況蒼翠的樹色，清圓的鳥語，馥郁的花香呢？

昨天的晴雨鬭爭，若把他看作靈肉鬭爭，那麼昨天總算肉的勝利，今天是靈的——不如說，靈

肉調和的勝利。而我們庭子裏那幾株薔薇，有好幾朵做了靈肉鬪爭的犧牲了。伏在花傍拾她的落瓣時，一半被泥水弄髒了。拾之又無味，棄之又可惜。結果還是棄了她。因為泥裏生的，還是讓她歸於泥裏的好。其他得免於難的相與搖曳，清風暖日中慶新生之樂，不過受打擊太大的有些還抬不起頭，顏色也由嫣紅變成蒼白，使威廉勃雷克來一定會驚叫道：“Oh, Rosel Thou Art Sick!”『呀，薔薇，你病了！』阿，聞天！你不看見他們滿眼還含金鋼鑽似的淚珠嗎？

這樣一說來，你一定照你笑W君的口吻笑我道：『你真是個 Sentimentalist。呀！』不錯我本是一個 Sentimentalist。但是我若真能徹底地做一個癡情之徒，未嘗不可以成佛稱聖。譬如奉惡魔主義的真能做惡魔之化身，奉人道主義者真能做人道之表象，非不各有其特殊的天地。無如我也像我所寫的『咖啡店之一夜』的主人公一樣——另有 Motel，你把那劇的人物，都看作田壽昌化，頗不敢服。——兩者一時都做不徹底，常常徘徊於神魔靈肉之間。不過我終不信一個人的靈魂硬非分裂的考察不可。我所求的依然是全人，依然是渾然一致的天地——

Dovian Gray 時代恂恂恣肆的王爾德至 De Profundis 時代，受悲哀的洗禮，而後我們纔看見一個清純謙遜的王爾德。王爾德非有兩個，不過前者是分裂的王爾德，後者是單一的王爾德罷了。雖然悲哀之於人，豈不關係極大嗎？雨把薔薇打壞了固然可惡，而使她受悲哀的洗禮却亦不壞，因為悲哀之爲物，可以使墮落的肉體產生崇高純淨的靈魂啊。

弟漢拜序於東京之月印精舍

民國十一年六月二日一時。

王爾德介紹

聞天 馥泉

——爲介紹獄中記而作——

(1)

王爾德 (Oscar O. Flauberte, Wills Wilde) 生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十月五日愛爾蘭底杜白林 (Dublin)。他底父親名喚威廉·王爾德 (William Wilde)，母親名喚姬娜·法朗西施·愛爾基 (Jane Francisca Flgee) 都是當時有名的人物。父親威廉早年以文學鳴，後來忽傾心於醫學，到倫敦、柏林、維也納等處專心研究。研究底結果，得了一個『近世耳科醫學鼻祖』的稱號。此外他對於考古學也很有深造。母親愛爾基早以文學著名。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後常在杜白林底『The Nation』雜誌上供給稿子；伊底有名著作『國家主義者宣言』替伊博得了很大的名。至於伊底辦事的才能，應酬的本領，凡遇見過伊的，沒有不承認伊是一個極漂亮的人物的。以這兩個人爲父母而生的王爾德（他是次男），其帶有藝術的天稟，那是毫不足怪的。以這兩個人

爲父母而組織成的家庭中，其染有歡喜考古和交際，自負和自持那種習性，也是毫不奇怪的。有人說「當他很小的時候，他底母親就以爲他是一個「顯異的」孩子。他嘗跟着他底父親出去搜求古書，這種旅行引起了他的愛神話和愛軼聞的性情；他在客廳裏聽他母親底愛爾蘭思想龐談話，鍊就了他底智慧。他一生中最好的教育，是在他父親底早餐桌上和母親底會客廳中得來的。」這是十分正確的。他在九歲的時候，即進樸都拉皇家學校（Portora Royal School），在那裏，他也得了不少的益處。他見了算學是頭痛的，做文章的本領也不大行；可是讀書吸收的本領却極驚人。他在學校裏自視甚高，專好替人家起綽號，或和教員起冗長的討論這種脾氣，一面却增進了他底智慧和空想力。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即當他十六歲的時候，他進了杜白林底三一大學（Trinity College）。在這三年內，他得了不少古典的知識；希臘語底競技，他又得了金的獎章。其後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即當他十九歲的時候，進了牛津大學（Magdalen College Oxford）。四年底在學中，他曾做了兩次特待生。並因爲賦「Ravenna」一詩，他還得了一次頭等獎。當他進牛津大學的時候，拉士金（Ruskin）正主美術底講席，雖是拉士金不久去職而王爾

德受他底影響，那是不問可知的。他底左祖唯美主義運動，雖一半由於他底天性來的，而一半也是由於他底先生拉士金那裏來的。

他對於裝飾美術的趣味也是在那時發生的。他在牛津大學時住的房間，出處裝飾得最美。房子底牆壁上，都塗滿了美麗的彩色，台子上和書架上，都放滿了許多古玩東西。這種古玩東西，他不必另外出錢去買，他只消從家裏搬得來就好了，因為他父親原是一個古董收藏家。在他底房間內，他常常和同學們談論到藝術上種種問題，他底藝術觀，在這時期內，也有了萌芽。此外更受了莫列斯 (William Morris)、伯約斯 (Burne-Jones)、柏泰 (Walter Pater) 諸先生底影響，於是他底主張愈形明顯。而對於他最有影響的，就是希臘底旅行。

希臘底旅行，雖不能把他造成一個「健全的異教徒」，可是把他平日夢想中的美境，大大地證實了。并且還給了他許多平日所夢想不到的美。王爾德自己曾說，從這番遊歷之後，「他把憂愁底崇拜一變而為美底崇拜了。」他會有一時專門夢想宗教，但從此以後，他把一生專獻給藝術，獻給美的宗教了。